

蔡元培



白話文人物志
李春陽

一九一六年底，進士出身又有留洋背景的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，此消息一經公布，《大公報》便發表《為大學前途

祝》，預言他「定能為教育界放一異彩」，此後十年蔡元培果然把一個八表同昏、烏煙瘴氣的舊式京師大學堂（當時學生帶聽差、打麻將、吃花酒、捧名角、逛八大胡同），變成新文化運動的戰鬥堡壘，開出一種風氣，釀成一大潮流，影響至全國，獲益於後世。

蔡校長甫一上任，首先聘《新青年》主編陳獨秀為文科學長。陳獨秀為人主角畢露，鋒芒逼人，與蔡先生風格絕異。西服革履的章士釗講授邏輯學，留美博士胡適講中國哲學史，

衣著馬褂拖着辮子的辜鴻銘教授英語，稱其為外國大雅小雅、國風離騷，贊貶袁世凱稱帝的劉師培講授「三禮」、《尚書》和訓詁，精通音韻訓詁的黃侃講授《文選》，語出驚人的錢玄同講授音韻學，還有因寫通俗小說被人瞧不起的劉半農，戲曲專家吳梅。此外尚有許多名士，馬敘倫、沈兼士、朱希祖、沈尹默、陳漢章、陶孟和、李大釗等，一時人才濟濟。留德歸國的楊懷中（昌濟）應邀從湖南來京，授西洋倫理學史。梁漱溟當時二十多歲，既無留學背景，亦無舊學功底和著作問世，僅在《東方雜誌》發表了幾篇佛教哲學的文章，被破格聘為北大講師。開放女禁，允許女生入學，第一位入北大的女生王蘭，是王昆崑的姐姐，今天看來平常，當年卻是前衛，那時的北京，女人尚未被允許進戲院看戲，男女同校在當時的歐洲，也只有幾個最發達的北歐國家可以做到。

馮友蘭說，「若論新文化運動的起源，應該從一九一七年初蔡先生到北大當校長那一天算起。」這十年，

北京的政權由軍閥把持，頑固腐敗的勢力如猛獸，但新思想的浪潮如洪水，蔡先生幽默地說，「可算洪水與猛獸的競爭」。如果沒有蔡先生的器局和卓識，就不會有各路英才的匯聚，若沒有這些英才，就不會有白話文運動、新文化運動、五四運動的興起。如羅家倫所言，「以一個大學來轉移一時代學術或社會的風氣，進而影響到整個國家的青年思想，恐怕要算蔡子民時代的北京大學。」陶希聖和羅家倫同為當時北大在校學生，他也說，「這一風氣的改變，把當時北洋軍閥和政客的社会基礎給打壞了。」洪水到底是勝過了猛獸，林白水、邵飄萍、李大釗、史量才的遇害，並不能阻擋軍閥覆亡的命運。

在蔡元培的鼓勵下，北京大學成立了各種學會，少年中國學會、新潮社、馬克思學說研究會、新聞研究會、中國畫法研究會等。這些研究學會，經過種種努力和擴展，對未來中國產生了根本性的影響。蔡元培本人親自主持了進德會。北京大學學生多有成為棟樑之才者，傅斯年、羅家倫、顧頡剛、江紹原、俞平伯、馮友蘭、陶希聖、許德珩、段錫朋等等不勝枚舉。

後人知蔡元培新舊資望備於一身，生逢其時，得到了施展，對於他「萃中文教之精華於身內，泛西方哲思之蔓衍於物外」卻了解得少。

傅斯年說：「蔡先生實在代表兩種偉大的文化，一是中國傳統聖賢之修養，一是法蘭西革命中標揭自由平等博愛之理想。此兩種偉大文化，具其一已難，兼備尤不可。先生歿後，此兩種偉大文化在中國之寄象已亡矣。至於復古之論，歐化之談，皆皮毛渣滓，不足論也。」

蔣夢麟認為，「當中西文化交接之際，而先生應運而生，集兩大文化於一身，其量足以容之，其德足以化之，其學足以當之，其才足以擇之。」

(十六)

閱讀不吝



黛西札記
李夢

周末去長沙參加表妹的訂婚宴，順便在這座網紅城市小遊三日。

橘子洲頭和嶽麓書院這樣的熱門景點自然人頭湧湧，周末或假日想要找一處地方放鬆或是深呼吸，潮流品牌街潮宗街或許能滿足文青所需，而若能抽時間避開鬧市，在書店逛逛，閒閱翻書或三兩親友咖啡敘談，更不失為愜意之選。

今次行程緊湊，僅去了兩間書店，各有特色。先是去被眾多網友追捧的目田書店，是一間開在長沙舊區一棟老式居民樓裏的獨立書店。書店以舊宅改造的方式建成，面積不大，分作閱讀區、活動區等，還有一個小餐吧，提供咖啡茶飲等。店內選書極富個性，以外國文學、詩歌和藝術為主，符合獨立書店調性。

書店是幾位年輕人合作創設，有工作人員輪流當值，當天值班的是一位大學生，她告訴我，這棟樓裏除了這間書店，還有觀影空間和展覽空間。店內時常舉辦讀書會或電影放映會，不少長沙本地年輕人來捧場，也有外地遊客坐一趟高鐵迢迢而來，只為見識這書店的可愛。

我們去的另一間書店名為「不吝」，單看店名已覺很有個性，它的前身是新華書店。如今全國不少城市

的新華書店都在創新業態，不再是傳統面貌，位於長沙五一廣場旁的不吝書店，從選品到陳列到會員服務等，都是極佳例證。

店舖並非臨街，而是鬧市區一棟建築的五樓。推門而入，內裏極開闊，空間挑高設計，以旋轉樓梯打通上下兩層，一層是書，另一層是當下時興的共享工作空間。

店內選書絕無網紅書店的輕飄，看得出店員懂書，與出版社的合作也緊密。近年備受關注的不少出版品牌像是後浪、未讀和貝貝特等，均有專架或專櫃。店內圖書重選品，尤以文史哲為特色，看得出每一本都花了功夫。新書足足擺滿四個專櫃，位於門口當眼處，幾乎每周都有更新。不過文創品類稍顯單薄，除了冰箱貼和徽章頗具個性之外，其他選品與他處重複性較高，若能與書的融合感更強，則更好。

店內備有購書袋，若拿起印有「幫」字的那款，會有店員來詢問所需，兼分享新品及優惠，若你背上印有「請勿打擾」字樣的布袋，則不妨靜心享受這難得的閱讀時刻。店內幾處打卡點的設計夠有趣，戳中打工人的苦樂日常，可見店家太知如何「拿捏」這群新世代年輕人的自嘲小心思。

「不吝」這名字實在起得好，慷慨、坦然，落落大方。在這裏，我們大可不必吝安靜、吝浪漫，吝漫行與靜思的悠長時光。



「不吝」書店內部一景。

作者攝



「美的多元」



市井萬象

「美的多元——古希臘的藝術與生活」展覽開幕式日前在北京中國國家博物館舉行。展覽以「美」為主題，來自希臘國家考古博物館的二百七十九件（套）文物，從「日常」「裝飾」「人體」三個角度展開古希臘生動的美學圖卷。

新華社

盛宴過後



英倫漫話
江恆

上月中旬，已舉辦了十二年的英國奇平諾頓文學節突然宣布將永久取消，讓文學愛好者多少感到意外。奇平諾頓位於英格蘭牛津郡，它雖是個不太起眼的小鎮，卻因創辦一年一度的文學節而小有名氣。該文學節每年四月舉辦，屆時會舉行年度短篇小說比賽，並且邀請名人演講和舉辦研討會等，以滿足人們對各種文學形式的胃口。小鎮所在的科茨沃爾德更是與文學有着不解之緣，這裏有林語堂心目中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，也有《傲慢與偏見》《咆哮山莊》《戰馬》等大片的取景地，如今是領略英倫鄉村風情的打卡地。

事實上，在如多牛毛的英國文學節中，奇平諾頓文學節知名度並不算大。過去幾十年來，英國迎來文學節盛宴，數量呈幾何式發展，全年幾乎大部分時間都有不同主題的文學節舉辦。例如，知名的有海伊文學節、布拉德福德文學節等等，其中成立於一九四九年的切爾滕納姆文學節，至今仍保持着舉辦時間最長的世界紀錄。此外，還有許多各具特色的小型文學節，像是倫敦的「女殺手文學節」，邀請的主要來賓都是創作偵探、謀殺和懸疑作品的女小說家；巴斯的「簡·奧斯汀文學節」，所有講題與活動都圍繞奧斯汀及其作品的研究與賞析；薩塞克斯的「小驚喜文學節」，重點放在短篇小說及其作家身上，以及約克郡的「依爾里文學節」，主打推廣當代小說、非小說和詩歌領域最優秀的作家。

還有一些文學節只專注地區事務，比如利茲的「海汀里文學節」和倫敦的「斯托克紐頓文學節」，都是借社區圖書館的場地舉行，着重發掘本地特殊的社會與文化根源，更像是社區活動。包括曾經獲得聯合國「世界文學之都」稱號的諾利奇，當地東安格利亞大學也每年舉辦兩次國際文學節，但話題性也偏重於人文和尋根。總之，從上世紀四十年代末第一個文學節創辦至今，作家與普通讀者的距離被拉近，文學節的理念也融入英國文化景觀。

對於奇平諾頓文學節的永久取消，主辦方給出的解釋是開支急劇上升和人們閱讀習慣的改變，令文學節生存困難，營運無以為繼。實際上，這並非個例，今天英國眾多文學節普遍面臨類似的困境。在早前的伊爾克利文學節上，進行了一場關於「文學節和英國文學生態現狀和未來」的調查，審視發現該行業有着一系列的挑戰。

僅從成本角度講，在當今作者和受眾需求多樣化的推動下，文學節活動內容日趨豐富和精緻，收費的項目也越來越多，包括直播互動、創意寫作甚至冥想等統統成了有償服務。與此同時，舉辦文學節的住宿、交通、管理和廣告支出都不斷攀升。在兩者的雙重夾擊之下，主辦方通常要在純文學和商業化之間作出妥協，有時不得不以犧牲新興文學人才為代價來安排名人出場，或者提高入場票價、尋求企業贊助等。

可是不論選擇哪一種解決方案，都會不同程度地帶來後果，甚至破壞文學節脆弱的生態。以贊助商為例，作為石化企業股東的國際巨頭柏基投資（BG）一直是文學節的大金主，卻也惹來環保組織的強烈批評，「圖書停止使用石化燃料」（FFB）便是長期的反對者。今年五月，FFB聯署八百多名作家和出版業人士發表公開信，要求文學節與石化企業劃清界線，最終迫於輿論壓力，BG宣布終止對海伊、愛丁堡和切爾滕納姆等九個英國文學節的贊助，讓本已拮据的文學節雪上加霜。再如提高入場票價，暫且不說讀者會否因此不願光顧，對

促進圖書銷售也未必有幫助。從出版業角度看，就是希望借助文學節賣出更多的書，然而門票太高會阻擋人們入場意願，如果活動冷冷清清，會讓出版商做的廣告打了水漂。對作家而言，若現場人氣不足，不但影響書籍的銷售量，也破壞自身的形象，落得個費力不討好。

除此之外，一些英國文學節還存在「拉幫結派」的通病，海伊文學節尤為明顯，比如大眾購票者很難受邀參加名人作家的活動，予人一種私人聚會的感覺。這種現象也造成每每提起「文學節」時，讓人要麼立刻想到一個端坐在翼背椅上的白人老人形象，要麼是一堆令人生畏的文學評委，他們對自己在劍橋讀過英國文學感到非常自豪。還有部分文學節的目標群體總是富裕的中上層階級，似乎只有他們才配得上這種高大上的東西。如同來自基層的學者利茲·瓦特所說，「我一生都是狂熱的讀者，但有時我感覺自己被排除在文學舞台之外。」

正是意識到這些問題，近年部分英國文學節以新的形式出現。比如「布萊頓圖書館」，有意識地不將活動稱為「文學節」，從一開始就明確表示這是一個適合所有人的節日。還有今年四月在佩卡姆首次舉行的「免費圖書館」，在為期兩天的活動中會推出一系列免費活動，讀者還能免費獲得書籍。用活動創始人阿克爾的話說，免費圖書館和快閃店等活動，為圖書愛好者和創意人士提供了創新、包容和變革的空間，而文學的意義本應如此。



電影《傲慢與偏見》曾在英國科茨沃爾德取景。圖為電影劇照。

兒時月色



人生在線
管淑平

下班回家，簡要做一頓晚餐。用鮮筍炒臘肉，再洗幾片白菜，燒個湯，待水煮沸，放入一小撮兒小麵。雖是做飯，也能暫時讓我從繁忙中抽離。

晚飯後，我通常會出門散步，也無目的地，乘興而出，盡興而歸。晚霞在西邊的天空泛著最後一縷餘光，街邊的路燈陸續亮起，沿著道路兩旁落座的小吃攤與餐館，人來人往，熱鬧不止。城市的煙火氣也莫過於這樣的傍晚。

透過身邊的高樓大廈，抬頭看天，一輪月亮懸掛在半空。月還未圓，它的身後是深邃的夜的帷幕，周圍零散分布著幾顆星星，米粒兒大小，慵懶地眨巴眨巴着眼。晚風吹在臉上，帶著微微涼意，不過這並不影響我散步的心情。

望著那逐漸明亮的月，不由得想起了兒時住在農村的日子。那時，生活簡單，白天我們在村校讀書，放學回家幫着家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細碎的活兒。比如去田野割豬草，剝一桶地瓜，然後

煮豬食餵養小豬。除此之外，我很喜歡去田野走走，坐在大石頭上，眼前是廣袤的農田，田的盡頭是山，心情格外愜意。

鄉村是頗為寧靜的。風吹草兒搖，悠悠花草香。夜晚來臨，天色暗下去，田野灰蒙蒙的，山也是灰蒙蒙的。整個鄉村在月色的映照下，一片祥和。抬眼是山，閉眼是樹，那時的我一直深深認為，月亮住在東邊最高的那座山頭，入夜不久，它就慢悠悠地從山腳爬了上來。

記得兒時的夏夜，人們在月光下納涼，老人們搖着蒲扇，聊着家長裏短。孩子們則在一旁嬉戲玩耍，追逐著那一片被月光照亮的銀白。池塘裏的青蛙也不甘寂寞，「呱呱」地叫着，樹上的蟬兒也放聲歌唱。月下的荷塘，荷花靜靜綻放，荷葉上的水珠在月光的映照下，如同珍珠般晶瑩剔透。

不過，在秋天月亮則多了幾分清冷和寂寥。秋風輕輕吹過，稻田裏泛起層層金黃的波浪。收割後的田野顯得空曠，月光灑在上面，像是一層薄薄

霜。蟋蟀、螻蛄的鳴叫，讓這寂靜的秋夜，顯得格外清晰，彷彿在為即將到來的寒冬而吟唱。

月亮，在中國文化中有着豐富而深刻的內涵。它是詩人筆下的浪漫意象，是遊子心中的思鄉寄託，是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。從「舉頭望明月，低頭思故鄉」的思鄉之情，到「但願人長久，千里共嬋娟」的美好祝願，月亮承載了無數人的情感和思緒。而姜夔的《暗香·舊時月色》，「舊時月色，算幾番照我，梅邊吹笛？」則通過描繪舊時的月光，抒發了作者今昔對比的感慨和愁緒。

離開家鄉後，多了一些忙碌。住在城裏多年，每每看到的月亮，總覺得少了些什麼。或許是少了那份鄉獨有的親切，或許是少了那份與親人朋友共同賞月的溫馨。城市的霓虹燈光太過耀眼，讓月亮的光輝顯得暗淡。

然而，每當我在散步途中，看到頭頂那輪高懸的明月，心中依然會湧起對家鄉的深深眷戀和對兒時月色的無盡懷念。